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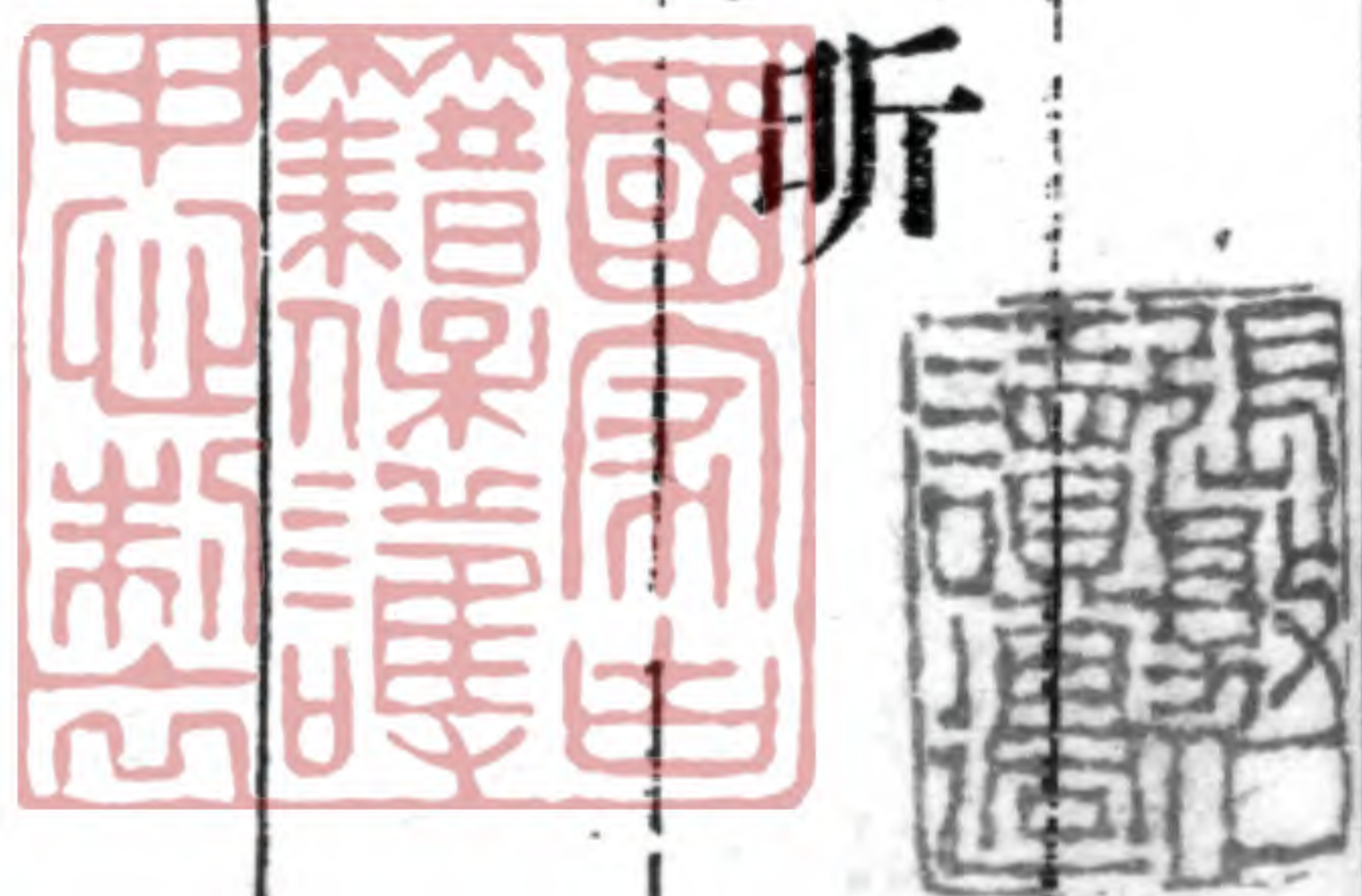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八

嘉定錢大昕

傳二

嚴先生衍傳

嚴先生衍字永愚嘉定人明萬歷中補縣學生與李流芳龔方中友善時邑中諸名宿皆以詩文自名先生獨專心古學恥以詞華炫世年四十有一讀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而好之晨夕探索至忘寢食又以溫公著書意在資治故朝章國政述之獨詳而家乘世譜紀之或略其於人也顯榮者多而遺逸則略方正者多而節俠則



略丈夫者多而婦女則略乃援引正史及它書以補之
或補爲正文或補爲分注其補正文之例有二有通鑑
所已載而事或闕而不周文或簡而不暢則逐節補之
有通鑑所未載而事有關於家國言有係於勸懲則特
筆補之其補分注之例有三一曰附錄事雖可采而或
涉於瑣或近於幻故不以入正文一曰備攷通鑑之所
載如此它書之所載如彼雖兩不相合而事屬可疑故
兩存之一曰補注胡身之注所未備或有譌舛則以已
意釋之其所取材則十七史居十之九稗官野史居十
之一而要以法戒爲主其有關勸懲雖小史必錄苟無

所取義雖正史亦剛要使學者欲攷興亡則觀政於朝
欲知淳薄則觀風於野欲樹宏猷則法古人之大道欲
修細行則拾往哲之餘芳人無隱顯道在者爲師行無
平奇濟物者爲尙蓋其自序如此又謂周社雖滅秦命
未膺昭襄雖強不當遽以紀年朱梁石晉之惡浮於黃
巢周雖彼善於此然北漢未亡柴氏豈得臣之故於周
赧入秦之後改稱前列國五季迭興之世改稱後列國
進蜀漢於正統黜武氏爲附載此又取紫陽綱目之義
以彌縫本書之闕者也當時無通史學者咸笑以爲迂
唯黃淳耀歎以爲絕倫而談允厚爲之參校史傳攷訂

遺瀛先生嘗謂允厚曰人之聰明百倍於我者有之才
學千倍於我者有之而不能成此書者不如我之一也
子之一不如我而聰明過我我所以不可無子也書成
允厚爲之序且擯通鑑違失若干事謂日食地震水旱
蝗饑郊天祀庸行幸還宮命相封王皆通鑑所慎重而
書者也而漢以前缺者十之一漢以後缺者十之三宋
孝武大明五年初立馳道自闔闔門至朱雀門又自承
明門至元武門所謂南北兩馳道也及孝武崩乃罷之
而通鑑但書罷不書立是爲無首李憲據淮南稱帝光
武遣揚武將軍馬成擊之圍憲於舒建武六年馬成拔
舒憲亡走其軍士帛意斬憲而降封帛意爲漁浦侯通
鑑於馬成拔舒帛意斬憲事闕而不書是爲無尾禿髮
僂檀爲乞伏熾磐所滅虜其太子虎臺以虎臺妹爲后
其後熾磐后與虎臺謀殺熾磐事露皆見殺通鑑於晉
義熙十年已預書熾磐殺虎臺至宋景平元年又詳書
之豆盧欽望爲文昌右相本在聖歷二年八月而通鑑
於神功元年八月聖歷二年八月兩書之其罷爲太子
賓客本在久視元年二月而通鑑於聖歷元年二月久
視元年二月兩書之聖歷元年十一月始置控鶴監吉
頊與張易之張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而通鑑於是年

三月便書項與二張同爲控鶴監供奉失其序矣晉永和三年趙麻秋攻枹罕寧戎校尉張璩固守大城太元元年苻堅伐涼州張天錫遣征東將軍掌據率衆三萬軍於洪池攷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記此二事本是一人之事但載記作張璩十六國春秋作常據通鑑先書張璩後書常據而又譌常爲掌名與姓俱歧矣毛寶子穆之小字虎生而通鑑於建元二年書穆之寶之子於太和四年書虎生寶之子前稱名後稱字宋武陵王贊小字智隨而通鑑於泰始六年書智隨其後又書贊名與字相歧矣晉咸和八年書慕容皝遣庶弟建武將軍幼稚討母弟仁於平郭兵敗幼稚爲仁所獲至咸康二年仁敗則云慕容稚皆東走幼中道而還是分一人爲二人晉元興二年姚興遣使者梁斐張構使沮渠蒙遜而通鑑書秦遣使梁構至張掖是合二人爲一人宋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沖歿之而通鑑謂沖與滎陽太守崔模降魏且爲攷異以申之謂崔模仕魏爲武陵男宋書謂抗節者誤夫宋書以模爲抗節誠誤至尹沖之歿則宋魏史有同辭奈何因模而併誣沖乎唐中宗崩遺詔使相王旦輔政韋溫與宗楚客欲韋后臨朝議削相王輔政之語蘇瓌正色拒之曰

遺詔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溫楚客大怒竟削之瓌遂稱疾不朝故睿宗卽位下詔褒稱之曰頃者遺恩顧託先意昭明姦回動搖內外危逼獨申讜議實挫邪謀此瓌不從韋宗之證也通鑑削去稱疾不朝四字改云懼而從之何其冤也又如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當在建安十七年孫權徙治建業以後而通鑑系於黃龍元年徙都建業之下亦爲失次梁大寶元年二月至四月紀日干支顛倒且有一月而再書丙午者是不若紫陽氏盡去之之爲愈矣其譏胡注之誤如晉孝武嗜酒流連內殿醒日旣少通鑑譌作醒治而注卽云醒而治事之日少是不攷晉本紀也北齊幼主禪位於任城王湝自稱守國天王通鑑譌守國爲宋國而注云齊猶未亡不應遽改國號宋當是宗國是不攷北齊書也周宣帝問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捋鬚事胡誤以事由烏丸軌爲句宇文孝伯屬下讀因注云孝伯何出此言是誣孝伯也先生與允厚於史學皆實事求是不肯妄下雌黃其所辯正皆確乎不可易宋季元明儒家好讀綱目如尹起莘劉友益王幼學徐昭文輩皆淺陋迂腐雖附綱目以傳轉爲本書之累其有功於通鑑者胡身之而後僅見此書耳

閻先生 若璩傳

先生諱若璩字百詩先世居太原縣西塞邨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萬歷甲辰進士布政司參議父修齡郡學生先生少口吃入小學讀書千遍猶未熟同輩咸歎其鈍年十五冬夜讀書有所礙憤悱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堅卧沈思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是歲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于一杜于皇輩皆折輩行與交覃究經史深造自得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其柱云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其立志如此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卽疑其

僞沈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其最精者謂漢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數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其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嗣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葵罔命凡十六篇而九其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其典寶等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

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
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其典寶肆命等皆注曰逸逸
者卽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
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
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云古
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
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昧谷鄭作
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腎陽劓劓鄭作臄宮劓割
頭庶刺與真古文旣不同矣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适
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
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叙三
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以傳序爲次則與今文又不
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爲
一家之學者也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故堯典
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慎說文解字亦
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校又甚不
合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以爲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
不云此出湯誥亦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予小子履云
云非真古文湯誥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句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

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此豈一人之手筆乎又云古未有夷族之刑卽苗民之虐亦祇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秦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縱征有苗安得有會羣后誓師之事此亦不足信也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二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旣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佐也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復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日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

載后稷與契之言揚子雲法言孝至篇云言合稷契之
謂忠謨合臯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出
書析臯陶謨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
鑿空者邪其辯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
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共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昭帝
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
非後人作僞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
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者人人各異魏明
帝詔令王肅議肅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對肅
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康熙元年
始游京師尚書龔公鼎孳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旋改歸
太原故籍爲諸生祭酒崑山顧先生炎武游太原以所
撰日知錄相質卽爲改訂數條顧虛心從之十七年應
博學宏詞科試不第在都門與汪編修琬交汪著五服
攷異成先生糾其謬數條汪意不懌謂人曰百詩有親
在而喋喋言喪禮可乎先生應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
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
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
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拾其餘唾
乎徐尙書乾學因問於經亦有徵乎先生曰按雜記曾

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歿子張
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
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徐大歎
服卽邀至邸延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曰閻先生
學有師法非吳志伊輩可望合肥李公天馥亦言詩文
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及徐公奉

敕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旣又移嘉善復歸崑山先生
皆預其事先生於地理尤精密凡山川形勢州郡沿革
瞭若指掌嘗曰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子謂并當論其

地少讀孟子書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鄒問孟子何緩
不及事及長大親歷其地乃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
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
故朝發而夕至朝見孟子而暮卽反命也因撰四書釋
地四卷釋地餘論若干篇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
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嘗言孔門從祀顏曾之外
當廣爲十二哲德行三人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三
人宰我子貢有若政事三人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三
人子游子夏子張以論語孟子證之確不可易又謂先
儒以大學傳文出於曾氏門人之手但見誠意章引曾

子說謂古者弟之於師方稱子耳不知禮記四十九篇稱曾子者一百一爲曾申餘皆曾參則是記禮者之通稱不必弟子謂其師若謂大學止一引與它篇屢引者不同則禮器內則亦止一引豈二篇亦曾子門人作乎孟子七篇於孔門高弟或名之或字之或子之而稱曾子者二十二益驗其爲通稱也又言檀弓載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一事爲記者之妄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雖不可知然論語叙其侍坐次于子路則必少于子路矣孔子年十七時子路甫八歲點不過六七歲童子烏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乎又嘗舉朱氏論語孟子集注之誤如季文子始專魯政不待武子子糾兄而非弟曾西子而非孫武丁至紂凡九世而非七世昭陽敗魏取八邑而非七邑不衣冠而處見說苑非家語農家者流見漢書非史遷去魯司寇則適衛而非適齊滅夏后相則寒浞而非羿敬叔弟也非懿子之兄顓臾近也非遠人之謂魯有少施氏則孟施當亦其氏不當以施爲語聲聞者歎其精確

世宗皇帝在潛邸聞其名手書延至京師握手賜坐呼先生而不名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

革請移就外畱之不可乃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出安穩如牀簀不覺其行也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

世宗遣使經紀其喪親製挽詩四章復爲文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僉謂非先生不能當也平生長於攷證遇有疑義反覆窮究必得其解乃已嘗語弟子曰曩在徐尙書邸夜飲公云今晨直起居注

上問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良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言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畱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子詠亦能文

胡先生渭傳

先生諱渭初名渭生字肫明世爲德清人曾祖友信明隆慶戊辰進士廣東順德縣知縣所謂思泉先生也父

公角天啓甲子舉人先生年十二而孤母沈攜之避寇山谷間十五爲縣學生試高等充增廣額屢赴行省試不得售乃入太學嘗館益都馮相國邸篤志經義尤精於輿地之學崑山徐尙書乾學奉

詔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延請常熟黃儀子鴻無錫顧祖禹景范山陽閻若璩百詩及先生分纂因得縱觀天下郡國之書先生素習禹貢謂漢唐二孔氏宋蔡氏於地理多疏舛如三江當主鄭康成說庾仲初之言不可以釋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河當从說文作荷滎波旣緒波當从鄭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與導川之黑水不可溷而爲一乃博稽載籍及古今經解攷其同異而折衷之依經爲訓章別句從名曰禹貢雖指凡二十卷爲圖四十七篇於九州山川形勢及古今郡國分合同異道里遠近夷險犂然若聚米而畫沙也漢唐以來河道遷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爲民生國計所繫故於導河一章備攷歷代決溢改流之跡且爲圖以表之其畱心經濟異於迂儒不通時務者遠矣嘗謂詩書禮春秋皆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卽其圖也八卦之次序方位則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安得有先後天之別河圖之象自古無傳何從

擬議洛書之文見於洪範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作
易圖明辨十卷又言洪範古聖所傳漢儒專主災異以
瞽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敘之經害一洛書之本文具
在洪範宋儒剗爲黑白之點方員之體九十之位且謂
範之理通於易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蔡元定兩
易其名害二洪範元無錯簡後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
省惟歲以下爲五紀之傳移皇極斂時五福至作汝用
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爲五福六極之傳害三作洪
範正論五卷又作大學翼真七卷言格物致知之義釋
在邦畿章內本無闕文無待於補皆卓然有得非異趣
以爲高者康熙四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先生撰平成頌一篇并禹貢錐指獻
諸

行在在

詔嘉獎

召至南書房直廬

賜饌

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

賜之儒者咸以爲榮甲午歲正月九日卒於家年八十
有二從子會恩從先生學由進士及第官至刑部尙書

孫彥穎翰林院編修

萬先生 斯同傳

萬先生斯同字季野鄞人高祖表明都督同知父泰明崇禎丙子舉人鼎革後以經史分授諸子各名一家先生其少子也生而異敏讀書過目不忘八歲在客座中背誦揚子法言終篇不失一字年十四五取家所藏書徧讀之皆得其大意餘姚黃太冲寓甬上先生與兄斯大皆師事之得聞蔽山劉氏之學以慎獨爲主以聖賢爲必可及是時甬上有五經會先生年最少遇有疑義輒片言析之束髮未嘗爲時文專意古學博通諸史尤熟於明代掌故自洪武至天啓實錄皆能開誦尙書徐公乾學聞其名招致之其撰讀禮通考先生預參定焉

會

詔修明史大學士徐公元文爲總裁欲薦人史局先生力辭乃延主其家以刊修委之元文罷繼之者大學士張公玉書陳公廷敬尙書王公鴻緒皆延請先生有加禮先生素以明史自在又病唐以後設局分修之失嘗曰昔遷固才旣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優渥繼而知其蓄產禮俗久之

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辭史局而就館總裁所者惟恐衆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姦之迹暗昧而不明耳又曰史之難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翱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姦事迹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況數百年之久乎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於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讀而詳識之長游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致其事覈其言而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其八九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它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它書證之它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

雖不敢謂具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鮮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建文一朝無實錄野史因有遜國出亡之說後人多信之先生直斷之曰紫禁城無水關無可出之理鬼門亦無其地成祖實錄稱建文闔宮自焚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于火中還自上所謂中使者乃成祖之內監也安肯以后屍誑其主而清宮之日中涓嬪御爲建文所屬意者逐一毒考苟無自焚實據豈肯不行大索之令耶且建文登極二三年削奪親藩會無寬假以至燕王稱兵犯闕逼迫自殞即使出亡亦是勢窮力盡謂之遜國可乎由是建文之書法遂定在都門十餘年士大夫就問無虛日每月兩三會聽講者常數十人於前史體例貫穿精熟指陳得失皆中肯綮劉知幾鄭樵諸人不能及也馬班史皆有表而後漢三國以下無之劉知幾謂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先生則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有其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紀傳而牽連以表之者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廢讀史而不讀表

非深于史者也康熙壬午四月卒年六十所著歷代史表六十卷紀元彙考四卷廟制圖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經考二卷皆刊行又有周正彙考八卷歷代宰輔彙考八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羣書疑辨十二卷書學彙編二十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子皆未見也乾隆初大學士張公廷玉等奉詔刊定明史以王公鴻緒史稿爲本而增損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手也

陳先生祖范傳

陳先生祖范字亦韓自號見復常熟人少習舉業有師法年廿三補縣學生歲科試輒占高等弟子著錄者日衆雍正元年黃侍郎叔琳典試江南中式皆一時名士先生與嘉定張公鵬翀宜興任公啟運當塗徐公文靖才尤高試文傳誦徧海內其秋試禮部中式鄉先達有欲翼而起之者忽足蹇不得預殿試歸里明年補行正科當赴

廷對親朋皆力勸之先生曰吾少無溫飽之心徒勞苦奚爲者及今尚可止過此則義不當止勢又不得自止矣於是僦廛華漚之濱槌戶讀書生徒裹糧相從與吟

社諸老倡和月一讌集居數年有

詔天下設書院以教士諸大吏聞先生通儒爭先延請
爲師先生勉應之在蘇州紫陽書院三年訓課有法士
子至今思之又主徐州之雲龍安慶之敬敷揚州之安
定或一年或二年輒辭去曰士習難醇師道難立且此
席似宋時祠祿仕而不遂者處焉吾不求仕而久與其
列爲汙顏耳乾隆十五年

天子崇尚經術

特詔內外大臣薦舉經明行修之士於是雅知先生者
交章列薦明年

上命閣部大臣於所舉中核其名實允孚者得四人先
生褒然居首其三人則無錫顧棟高金匱吳鼎介休梁
錫璵也得

旨皆授國子監司業先生與顧公以年老不任職卽家
拜受

新命朝野咸以爲異數云又三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九
所撰述有經咫一卷文集四卷詩集四卷掌錄二卷先
生於學務求心得不喜馳騁其說與古人爭勝尤恥勦
襲成言以爲己有益合於論語之君子儒焉其論易不
取先天之學謂易本隱以之顯學易者務舍顯而求隱

未求文字先觀圖象且帝出乎震一節方位顯然以數
往知來爲先天圖之注腳未免牽合儒者於經所無則
信之於經所明言則疑之何也論詩謂朱子不信小序
是其謹慎處亦卽其師心自用處詩之體格古今不同
作詩之故亦古今不同古時君民朝野不若後代之闕
絕指陳時事譏切宮闈不若後代之忌諱朱子以後代
詩人之習上觀三百篇故於小序覺其迂闊牽強而難
信也謂論語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賢賢如關雎之窈
窕淑女君子好逑車牽之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好德非
好色故云易色也造端夫婦道理甚大若賢人之賢交

友一倫已包之矣又言世俗有非禮之禮三承重也繼
嗣也葬服也古者人子有爲父後不爲父後之分漢時
詔令尙云賜爲父後者爵一級爲後者承爵祿奉宗祀
而傳之以重者也應爲後之子亡則適孫承之而謂之
承重今士大夫不世爵旣無重可傳而漫於喪訃立長
孫承重之條遂駕名諸父之前禮果然乎哉古之爲人
後者後其繼別之宗耳宗不可絕是以後之若餘人無
子不皆立後其資財入宗子之家以宗子祭無後故也
自宗法廢而收族之道亡資財無所入勢必立其近屬
以奉祭祀然風俗澆薄無資財者委而去之稍有絲粟

之貽卽攘臂而爭此禮所稱與爲人後者身責身之將
亡國之大夫同其可恥者也古之葬有常期過期而不
能葬則主喪者不除唯改葬則總者不可以無服送至
親也今葬無常期遠者至一二十年爲子者不能守未
葬不除之禮卽吉已久忽焉返其初喪之服而葬是以
僞事其親也喪事有進無退而如此不亦舛乎必不得
已假用改葬之總事畢而除之或亦亡於禮者之禮也
或問祖父母之喪父爲長子旣服之矣未及葬而父死
及其葬也嫡孫承重可乎先生曰古無除喪而後葬者
故有改葬之服而無葬服無葬服又安得有爲葬而承
重之服且承重云者承先祖之重而爲之重服也假使
前已承重於居喪之時今沿承重之名以葬可也若未
承重於居喪之日忽承重於除喪後之葬於實旣不符
且沒其父之會居父母喪也尤不可也又問甲爲庶出
旣貴封其母母後甲而亡甲之子議所服或曰宜如父
在爲祖父母期或曰宜如父歿嫡長孫爲祖父母服重
二者安從荅曰禮時爲大古人嚴厭降之義生母服最
輕禮失而母以子貴遂僭而並嫡至明太祖之制極矣
然至今承用之此時也若論禮之大常雖服期已失厭
降之義若論居喪者之自處則有因時爲宜稱者矣父

而存爲其母斬衰三年明以來之時制也父歿而用適
長孫爲祖父母服重之制於律雖無明文亦無明禁體
其父之隱而爲之服重於心亦甚安觀過知仁君子當
憐而予之必格以嫡庶之分斥爲不韙試思身爲庶子
旣不可卑其母身爲庶子之子又可卑其父之母乎又
與人論史記謂班孟堅譏子長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子
長述其父說則然其所撰五帝本紀贊首推尙書列傳
開端云載籍極博猶攷信于六藝可謂之後六經乎列
老子於申韓而進孔子爲世家稱老子不過云古之隱
者而於孔子曰可謂至聖矣至聖之稱至今用爲唐號
匹夫而躋世家卽世世襲封之兆也弟子七十餘人合
爲一傳卽堂廡從祀之端也以孟荀表諸子又隱然以
孟子爲主韓退之荀孟醇疵之辯子長已有先覺竊謂
孔氏之道得子長而始定一尊雖從祀唐庭亦不爲過
而班氏譏之雖代父受過子長不辭然不能不爲之表
白也同縣王侍御峻顧主事鎮孫主事夢達湯進士愈
先後游其門皆知名

惠先生士奇傳

惠先生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世居吳縣東渚邨祖有
聲明末以諸生貢入太學里居著書以九經訓子弟父

周惕始遷居葑門之香水溪登康熙辛未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密雲縣知縣先生之生也父夢貴人來謁視其刺乃東里楊文貞公遂以文貞名名之年十二能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大爲先輩激賞弱冠爲諸生不就省試或問之則曰胷中無書焉用試爲於是奮志讀書晨夕不輟遂博通六藝九經經文國語戰國策楚辭史記漢書三國志皆能聞誦嘗與名流會坐中有客前請曰聞君熟于史漢試爲誦封禪書先生朗誦終篇不失一字合坐皆歎服戊子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癸巳乙未會試再充

同考官

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者閣學蔣公廷錫以華亭王公頊齡仁和湯公右曾及先生三人名對其後湯公掌翰林事詞臣擬撰文字皆送先生改定然後進

呈已亥正月

太皇太后升祔禮成

特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學士以上乃得開列先生以編修與焉洵異數也庚子秋主湖廣鄉試得夏力恕等九十九人多知名士其冬復奉督學廣東之

命下車日焚香設誓不妄取一文不妄徇一情頒條教以通經爲先士子能背誦五經背寫三禮左傳者諸生食廩餼童子青其衿嘗言漢時蜀郡辟陋有蠻夷風文翁爲蜀守選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寬等東受七經還以教授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楊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漢之蜀猶今之粵也於是毅然以經學倡三年之後通經者漸多文體爲之一變

世宗御極復

命畱任三年粵士皆鳧踊雀躍爭棄兔園冊專事經籍而通經者愈多其爲文章郁郁莘莘比於江浙矣又謂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訪諸輿論得海陽進士翁廷資者卽具疏題補韶州府教授將以誘進多士吏部以學臣向無題補官員之例格不行奉

旨惠士奇居官聲名好所舉之人諒非徇私著照所請補授後不爲例在任遷右春坊右中允超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任滿還都送行者如堵牆旣去粵人口祝之設木主配食先賢潮州于昌黎祠惠州于東坡祠廣州于三賢祠每元旦及生辰諸生成肅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此丙午冬還

朝丁未五月奉

旨修理鎮江城卽束裝赴工所棄產興役所修不及二
十分之一以產盡停工罷官

今天子卽位有

旨調取來京引

見以講讀用所欠修城銀兩得寬免丁巳六月補侍讀
時已垂老耳漸聾已未春以病告歸辛酉三月卒年七
十有一先生盛年兼治經史晚歲尤邃於經學撰易說
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其論易曰易始于伏
羲盛于文王大備于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子

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
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孟
喜以卦氣京房以適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
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
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
象之說遂舉漢易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
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
虛哉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于
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
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

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
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
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好爲
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
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
年盲焉如坐闇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卽七十子之徒所
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若
徒據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
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於春秋
公穀有功兼有過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無
可疑惑之甚者也其論周禮曰禮經出于屋壁多古字
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
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
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
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爲况賈
公彥於鄭注如飛矛扶蘇薄借綦之類皆不能疏所讀
之字亦不能疏輒曰從俗讀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夫漢
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况宋以
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
證以其近古也幼時讀廿一史於天文樂律二志未盡

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突推步之原著交食舉隅二卷
言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
則否有人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
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
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
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
在天相揜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
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
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
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恆星最高遂指恆星
爲天體新法於恆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之
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
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歷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
則月焉能揜日哉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
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者有繼之辭非
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光故
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也又撰琴
遂理數攷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黃鐘至小呂爲陽蕤賓
至應鐘爲陰陽用正而陰用倍蕤賓長小呂短黃鐘中
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之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

改舊法黃鐘長應鐘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倍之聲絕
漢魏律遂小呂一均之下徵調黃鐘爲宮有小呂無蕤
賓故假用小呂爲變徵黃鐘遂之黃鐘宮爲正宮小呂
遂之黃鐘宮爲下宮徵最小而以爲宮故爲下宮隋鄭
譯遂以黃鐘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以附會先儒
宮濁羽清之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譯改爲
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鐘一
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于琴遂遂孔疏密
取則琴暉琴之十二律起于中暉遂之七音生于宮孔
黃鐘遂從宮孔黃鐘始一上一下終於蕤賓琴自中暉
黃鐘始一左一右終于十暉小呂餘遂及琴放此書成
惟嘉定王進士恪見而喜之餘皆莫能解也所著詩有
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采蓴歸耕人海諸集晚
年自號半農居士鄉人因其齋名稱紅豆先生子七人
棟最知名

王先生

懋竑傳

王先生懋竑字與中寶應人世爲儒家叔父式丹以詩
文知名海內宋尙書掾巡撫江南選刻江左十五子詩
以式丹爲首康熙四十二年登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
修撰世所稱樓村先生者也先生少從叔父學卽自刻

瀟石堂文集卷三十八
厲篤志經史恥爲標榜聲譽康熙戊子舉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年已五十一矣在吏部乞就教職授安慶府學教授雍正元年秋以薦被召引見

特授翰林院編修在上書房行走時同直者滿洲福公敏徐公元夢高安朱公軾漳浦蔡公世遠皆負一時重望而先生尤邃於經術元元本本有扣卽應明年春以母憂去官

特賜內府白金爲喪葬之費

論以治喪畢卽來京不必俟三年服滿先生素善病居喪哀毀踰禮明年入都謝

恩畢遂以老病辭歸時年未六十也性耿介恬淡少時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於斯足矣歸田後杜門著書當路要人雖素親厚未嘗以竿牘及之同年生高星源嘗謂之曰君無過人處但本色耳晚年較定朱文公年譜於文集語類攷訂尤詳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及家禮皆後人依託非文公所作其略云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啟蒙與門人講論甚詳而此九圖曾無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何以絕不致疑也本義之叙畫卦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

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啟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即六十四卦方圓圖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有此二圖而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其慎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而孰傳之耶乃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爲皆出邵氏是誣邵氏也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李得之

穆修穆得之希夷先生此明道叙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并誣希夷也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啟蒙別爲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揲著以求爻啟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兩節皆文王觀于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而孰傳之耶卦變圖啟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彖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爲說爾今圖卦變皆自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攷之惟

公晉二卦爲合餘十七卦皆不合其非朱子之書明矣
筮儀之文亦不類朱子士冠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
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席故筮者北面今
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謬若
是耶自直齋陳氏謂本義首列九圖未著揲法疑卽學
筮儀
者遂以九圖揲法爲本義原本所有而不知其爲後人
依託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
載於年譜其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似無可疑
者李公晦叙年譜謂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乃
文集答汪尙書與張敬夫呂伯恭書論祭儀祭說往復

甚詳注呂書在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
成書何爲絕不之及也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
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
家禮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
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
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非今所傳之家禮也勉齋作
行狀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
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詞略而不盡其書家
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
見矣後人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其中謬誤

多不及察今按家禮云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爲立祠堂於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爲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此據禮支子不祭之說然死而立祠私室勢有難行假令支子有四五人而同居則將立四五祠堂不知何地可以容之又云生而異居則預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以爲祠堂此於古無所據生而自爲祠堂已非人情子爲父立則尤不可紫陽所定之書恐必不爾也士冠禮鄭注云庶謂禰庶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賈疏云家事統于尊祖在則祖爲冠主蓋以父言則祖爲禰庶以祖言則曾祖爲禰庶也家禮改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其非宗子之子則冠不於禰之祠堂而于高祖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不亦遠于禮乎後世封建旣廢無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例凡爲大宗者其始皆繼高祖之宗也然傳之六世以後則當云大宗而不得僅云繼高祖之宗其二世以下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故曰小宗今家禮一以繼高祖之宗爲主人以大小宗論則去大宗而就小宗以遠近論則舍同父之兄弟而就同高祖之三從兄弟進退皆不可矣告遷于祠堂一條云族人親未盡者遷于最長之房尤爲無義夫支子

不祭禮也。今使最長之房主高祖之祭，其爲繼曾祖之宗，則向不得祭高祖者，而今反得祭其爲繼祖之宗，則曾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禰之宗，則禰且不得祭，其爲繼禪之宗之支庶，則禪并不得祭，而今反得祭其高祖，此說之不可通者也。且繼曾祖之宗以下，本無高祖之龕，將別爲龕以祭之乎？抑竟置於所虛之龕乎？若繼禰之支庶，則並無祠堂，其將祭於寢乎？況高祖而下，必不止一房，最長之房既卒，又有一次長之房，是使高祖之主流轉于支庶之家而遷徙，莫知所定，豈敬宗收族之義乎？語類沈憫錄云：或問嫡孫主祭，則須祧五世六世祖廟主，若叔祖尙在，乃是祧其高曾於心安乎？曰：只得如此。古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以是推之，則謂遷於最長之房者，必非朱子之書也。同邑朱澤灃潛心朱學，據答南軒書云：敬貫動靜而以靜爲本，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先生辨之曰：人之有動靜也，猶其有呼吸也，靜則必動，動則必靜，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朱子已發未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爲本之語，甲午乙未以後不復主此說矣。主靜之指出於濂溪，而朱子丙申作濂溪書堂記，己亥作隆興祠記，癸卯作韶州祠記，癸丑作邵州祠記，俱不一言主靜蓋敬。

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專言靜則偏矣先生於諸史皆有攷證寔事求是不爲抑揚過當之論其攷孟子書齊人伐燕事謂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靚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事也於是上增威王之十年下減潛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仍以燕人畔爲潛王時則與孟子亦不合不知孟子七篇所言齊王皆潛王非宣王也潛王初年兵強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治國者亦必有異矣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道其實而其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末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改潛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蓋未識此意耳孟子去齊當在潛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潛王之歿更廿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公孫丑兩篇皆稱王而不稱諡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篇稱宣王其爲後人所增無疑矣先生撰述已刻者白田艸堂集廿四卷朱子年譜若干卷讀史記疑則予嘗於金陵嚴氏齋見之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八

門人吳嘉泰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九

嘉定錢大昕

傳三

惠先生 棟傳

惠先生棟字定宇號松厓侍讀學士士奇之次子初爲
吳江學生員復改歸元和籍自幼篤志向學家多藏書
日夜講誦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釋道二藏靡不津逮
父友臨川李公紱一見奇之曰仲孺有子矣學士視學
粵東先生從之任所粵中高才生蘇珥羅天尺何夢瑤
陳海六時稱惠門四子常入署講論文藝與先生爲莫

逆交至于學問該洽則四子皆自以遠不逮也及學士
毀家修城先生往來京口飢寒困頓甚于寒素遭兩喪
不以貧廢禮中年課徒自給陋巷屢空處之坦如雅愛
典籍得一善本傾囊弗惜或借讀手鈔校勘精審於古
書之真偽瞭然若辨黑白乾隆十五年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總督尹文端公黃文襄公交章論
薦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稱然先生於兩公非有半
面識也年五十後專心經術尤邃於易謂宣尼作十翼
其微言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至漢猶有存者自王弼
興而漢學亡幸存其略于李氏集解申精學三十年引

伸觸類始得貫通其旨乃撰次周易述一編專宗虞仲
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漢學
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書垂成而
疾革遂闕革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二篇然先生
之緒言具在好學深思之士因其義例推而演之闕者
尚可補也孔氏正義据馬融陸績說以爻辭爲周公所
作與鄭學異其所執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云王
用享岐山皆文王後事也先生獨能辨之於明夷之五
曰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其劉向云今
易其子作亥茲荀爽據以爲說讀其子爲亥茲其與亥

子與茲文異而音義同三統術云該闕于亥孽萌于子
該亥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而
明明不可息故云其子之明夷馬融俗儒不識七十子
傳易之大義讀其爲箕蓋涉彖傳而譌五爲天位箕子
臣也而當君位垂於易例甚矣謬種流傳兆於西漢博
士施讎讀其爲箕蜀人趙賓述孟氏之學以爲箕子明
夷陰陽氣無箕子其子者萬物方亥茲也賓據古義以
難諸儒諸儒皆屈于是施讎梁邱賀皆嫉之孟喜與讎
賀同事田王孫喜未貴而學獨高喜所傳易家候陰陽
災變書得自王孫而賀惡之謂無此事語聞於上宣帝
遂以喜爲改師法中梁邱之譖也讎賀嫉喜而并及賓
班固作喜傳亦用讎賀之單詞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
循孟學故馬融俗說荀爽獨知其非復用賓古義而晉
人鄒湛以漫衍无經譏之蓋魏晉以後經師道喪王肅
詆鄭氏而禘郊之義垂袁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鄒
湛譏荀諧而周易之學晦郢書燕說一倡百和何尤乎
後世之紛紜也於升之四曰文王爻辭皆據夏商之制
春秋傳引夏書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
堯居冀州虞夏因之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云梁山
晉望也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爲晉望明梁岐皆冀

州之望此王謂夏后氏受命告祭非文王也其說乾之
四德曰元者天地之始說文元从一道立於一造分天
地化生萬物乾之初九積善在下陽氣始生東方爲仁
故云善之長陰陽交而後亨乾之九二當上升坤五爲
天子故文言再言君德經凡言亨者皆謂乾坤交也乾
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變坤化六爻
皆正成兩既濟故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卽利正卽
貞也經凡言利貞者皆爻當位或變之正或剛柔相易
惟既濟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剛柔正而位當雜卦篇所
謂既濟定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變化而成兩既濟屯

三爻變革四爻變皆成既濟隨三四易位成既濟无妄
三四易位上爻又變而成既濟臨二升居五位三爻又
變而成既濟故皆言元亨利貞也其論占筮之法曰易
稱天下之動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惑京氏
筮法一爻變者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八晉公子得貞
屯悔豫皆八乃三爻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穆姜遇艮
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之隨而稱八所謂貞夫一也七
者著之數八者卦之數著圓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來
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
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

為著之數未成卦也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擬明堂
 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大略謂說卦帝出乎震帝者五
 帝也在太微之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時聖人法之立明
 堂為治天下之大法明堂有五室四堂室以祭天堂以
 布政王者承天統物各於其方以聽事謂之明堂月令
 今所傳月令是也古之聖人生有配天之德沒有配天
 之祭故太皞以下歷代所禘太皞以木德炎帝以火德
 黃帝以土德少皞以金德顓頊以水德王者行大亨之
 禮於明堂謂之禘祖宗其郊則行之南郊禘郊祖宗四
 大祭而總謂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鄭注大傳

不王不禘及詩長發大禘箋皆云郊祀天是郊稱禘也
 周頌雝序云禘太祖也鄭箋云太祖謂文王是祖稱禘
 也劉歆云大禘則終王是宗稱禘也董子曰天地者先
 祖之所出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
 名禘禮上遡遠祖旁及毀廟下逮功臣聖人居天子之
 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以接天而天神降地示出人鬼
 格夫然而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羣生成遂物
 无疵厲所謂既濟定也先儒皆以明堂上有靈臺下有
 辟雍四門有太學穎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肅然
 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

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盧植注禮記亦云明堂卽太廟與靈臺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而晉時袁準著論非之昧于古制矣王者覲諸侯或巡守四岳則有方明方明者放乎明堂之制也亦謂之明堂荀子所謂築明堂于塞外以朝諸侯戰國時齊有泰山明堂卽方明也周書朝諸侯則于明堂儀禮覲諸侯則設方明故虞禋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禮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六宗方明卽明堂六天之神鄭氏謂天之司盟非也自明堂之制不詳而禘禮亦廢鄭氏知圜丘方澤之爲禘而不知爲明堂六帝王肅又誤據魯禘改禘爲宗廟之祭無配天之事故魏明帝謂漢氏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中庸言至誠可以贊化育與天地參此明堂配天之義也又有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皆推演古義鍼砭俗說有益於學者於書有古文尙書攷二卷謂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內有九共九篇析之爲二十四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卽孔壁真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與漢書不合可決其僞唐人詆鄭所傳爲張霸僞造者妄也今文太誓二篇其略見於太

史公書史公從安國問故其載當可信唐人尊信晚出之太誓而以今文太誓為偽亦非也於春秋有左傳補注六卷自序云嘗見鄭康成之周禮韋宏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己意令學者審其異同杜元凱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聞與諸儒相違于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今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宗韋鄭之遺前修不揜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而於古今文之同異辨之尤悉云其注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尚書說以賈君為申生妃令尹薦艾獵用世本說為叔敖之兄同盟于亳城北用服虔本證亳為京之譌塹防門而守之廣里用續漢書及京相璠說以防門廣里為地名吳句餘用服虔說以為吳子餘祭萬者二人用吳仁傑說二人當為二八臧文仲廢六關訓廢為置讀如公羊廢其有聲者之廢皆前人所未及道也又言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石經公羊末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云云僖公三十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今何本皆有之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本亦無之以此知何所注者顏氏本也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二年放於此乎隱三年登戾之

桓十一年遷鄭焉而鄙留皆與何氏異與石經同蓋鄭
所據者嚴氏本也又云應邵風俗通稱穀梁爲子夏門
人楊士勛謂受經于子夏案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
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違失
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于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
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于子夏猶孟子之于子思
故魏麋信注穀梁以爲與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勛言穀
梁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案孫
卿齊潛襄時人當秦之惠王則在其後卿所著書言天
子廟數及傳則禮合之義述春秋善胥命而言盟詛不
及三王諸侯相見仁者居守皆本穀梁說其言傳孫卿
信矣隱元年傳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廿二年傳過
而不改是謂之過廿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
今皆在論語中傳所載與儀禮二記合者尤多故鄭康
成云穀梁善於經也其論論語曰宣尼言述而不作於
魯論見之鄉黨一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書訓典論
君臣則人言不廢譏無恆則南國有言於善人爲邦則
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
詩可頌百官冢宰古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

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克已復禮左氏以爲古志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爲古語見小參分天下而

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今逸周書卽周志也在程典篇陳力就列不能

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其論爾

雅曰釋詁釋訓乃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稱古訓是

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詁訓者雅言也周之古

訓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爾雅以觀于古故又

謂之爾雅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

皆不存矣又撰九經古義十六卷討論古字古言以博

異聞正俗學益都李進士文藻見其書而善之爲鋟板

粵中李與先生亦素不相識也予嘗論宋元以來說經

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蔑棄古訓自誇心得下者勦襲人

言以爲已有儒林之名徒爲空疏臆拙之地獨惠氏世

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

慎之間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先生少時已好撰述有

王文簡公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盛行於世論者以爲

過於任淵之注山谷李壁之注荆公焉有太上感應篇

注二卷證其爲魏晉人所作亦經好事刊刻又有後漢

書補注十五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崖筆記二卷予皆

見之其周易本義辯證五卷松崖文鈔二卷及諸史會

通考

最竹南漫錄則未之見也其弟子知名者江聲余蕭客
皆布衣通經學江於尚書用功尤專云先生卒於戊寅
五月年六十有二

江先生永傳

江先生永字慎修婺源人少就外傳與里中兒治世俗
學一日見邱濬大學衍義補書中多徵引周禮奇之求
諸積書家得寫周禮正文晨夕諷誦爲諸生數十年槌
戶授徒束修所入盡以購書遂博通古今尤專心於十
三經注疏自壯至老丹黃不去手嘗一游京師同郡程
編修恂延主其邸桐城方侍郎苞素以三禮自負聞先

生名願一見見則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中數事爲問
先生從容置答乃大折服荆溪吳編修紱於儀禮功深
及交先生質以三禮中疑義往復辯難歎曰先生非常
人也休寧戴震少不譽於鄉曲先生獨重之引爲忘年
交震之學得諸先生爲多乾隆壬午歲三月十三日卒
年八十有二所著有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擇
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呂闡微
十一卷春秋地理考寔四卷鄉黨圖攷十一卷讀書隨
筆十二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辯微
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

恆氣注歷辨歲實消長辨歷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
 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讀書好深思長於比勘於步
 算鍾律聲韻尤明其論歲實消長曰日平行於黃道是
 為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
 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
 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為縮末
 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
 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者為率隨其時
 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猶之步月行者
 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策而此月與彼月多
 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不必計也其論黃鍾之宮
 曰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為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筒
 以別十二律黃鍾之宮者黃鍾半律後世所謂黃鍾清
 聲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
 調黃鍾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合于古者黃鍾宮為律
 本之意聲律自然古今不異也國語伶州鳩論七律而
 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鍾太簇曰下宮蓋
 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均之法雖
 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瑟以小絃為大聲大絃
 為小聲雖詭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鍾大

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絃林鐘夷則
南呂無射應鍾用全而居大絃也管子書五聲徵羽宮
商角之序亦如此其論古韻曰考古音者昉于吳才老
崑山顧氏援證益精博然顧氏攷古之功多審音之功
淺顧氏分古音爲十部猶未密也真諄以下十四韻當
析爲二部而先韻半屬真諄半屬元寒攷之三百篇用
韻畫然侯之正音近幽當別爲一部虞模部之隅渝驅
婁等字蕭豪部之蕭寥魚好等字皆侯幽之類與本部
源流各別三百篇亦畫然侵覃以下九韻亦當以侈
分爲二部而覃鹽半屬侵半屬嚴添蓋平上去三聲皆
當爲十三部入聲當爲八部而三代以上之音始有條
不紊也論今韻曰平上去三聲多者六十部少亦五十
餘部惟入聲祇三十四部或謂支至哈蕭至麻尤至幽
無入聲崑山顧氏古音表又反其說於是舊有者無舊
無者有皆拘于一偏蓋入聲有二三韻而同一入者如
東尤侯同以屋爲入真脂同以質爲入支微同以物爲
入寒桓歌戈同以曷末爲入之類按其呼等察其偏有
參以古音乃無憾也其說易卦變曰卦變之義言人人
殊當于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
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彖傳言來言下言反者自反卦

之外卦來居內卦也言往言上言進言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其論春秋軍制云儒者多稱井田廢而兵農始分攷春秋之世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于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旣而作二軍作三軍作五軍旣舍二軍旋作六軍後爲四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旣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于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荆戶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之于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已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此近都之民爲兵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其論深衣之制曰後儒爲深衣圖考

者數十家大率踵裳交解十二幅之譌而續衽鉤邊致滋異說攷玉藻篇言衽當左則非前後之正幅矣鄭氏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則在左名衽者交裂而餘幅不交裂也續衽者裳之左旁連合其衽鉤邊者裳之右旁別用布一幅斜裁之綴于後衽之上使鉤曲而前以揜裳際漢時謂之曲裾故鄭注云鉤邊若今曲裾也其解論語攝齊升堂曰古者諸侯三朝外朝治朝皆有位而無堂古之朝儀甚簡日出視朝君與卿大夫士相揖而朝事畢君反乎路寢卿以下各就治事之所君召與圖事乃入內朝內朝有堂有寢孔子攝齊升堂謂內朝非治朝也路門爲君乘車出入之地故考工記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介治朝在路門外若治朝有堂礙於車行矣禮記言雨霑服失容則廢朝此亦治朝無堂之證先生於經傳制度名物考稽精審多類此歿後一年詔修音韻述微尙書秦文恭公請於朝令江南督臣檄取先生所著韻書三種進呈貯館以備采擇丙午江南鄉試以鄉黨篇命題士子主先生說者皆得中式由是海內益重其學

戴先生震傳

戴先生震字東原休寧人少從婺源江慎修游講貫禮

經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徹其原本既乃研精漢
儒傳注及方言說文諸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
詁以尋義理寔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過騁其辯以
排擊前賢嘗謂今人讀書尙未識字輒薄訓詁之學夫
文字之未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未能通妄謂通
其心志此惑之甚者也論者又曰有漢儒之經學有宋
儒之經學一主于訓詁一主于義理此愚之大不解者
夫使義理可以舍經而求將人人鑿空得之奚取乎經
學惟空凭胸臆之無當於義理然後求之古經求之古
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然後求之詁訓訓詁明則古
經明而我心所同然之義理乃因之而明古聖賢之義
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昧者乃岐訓詁義理而
二之是訓詁非以明義理而訓詁胡爲義理不存乎典
章制度勢必流入于異端曲說而不自知矣又嘗與友
人書云僕數十年來得於行事者立身則曰不苟待人
則曰無憾事事不苟猶未能遠恥辱也念念求無憾猶
未能免怨尤也其得於學者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
不爲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凡求名之弊有二非
培擊前人以自表襮卽依傍昔儒以附驥尾二者不同
而鄙吝之心同是以君子務在聞道也今之博雅能文

章善考核者徒株守先儒而篤信之如唐人所譏寧言
周孔誤不道鄭服非此非志乎聞道者也其私智穿鑿
者卽不自表襮而學不師古積非成是惑以終身無鄙
吝之心而失與之等其於道亦遠矣講明正道修辭立
誠以俟後學其或聽或否或傳或墜或尊信或非議所
不計也性介特多與物忤落落不自得年三十餘策蹇
至京師困於逆旅餽粥幾不繼人皆目爲狂生一日攜
其所著書過予齋談論竟日旣去予目送之歎曰天下
奇才也時金匱秦文恭公蕙田兼理算學求精於推步
者予輒舉先生名秦公大喜卽日命駕訪之延主其邸
與講觀象授時之旨以爲聞所未聞秦公撰五禮通攷
往往采其說焉高郵王文肅公安國亦延致先生家塾
令其子念孫師之一時館閣通人河間紀太史昫嘉定
王編修鳴盛青浦王舍人昶大興朱太史筠先後與先
生定交於是海內皆知有戴先生矣乾隆壬午申江南
鄉試明年試禮部不第薄游汾晉間會汾州修郡志朱
方伯珪請先生任其事乃博稽史籍駁正舊志之譌謂
汾陽於漢爲茲氏縣戰國時屬趙不屬魏漢時屬太原
郡不屬西河郡後魏太和八年改六壁鎮置西河郡治
茲氏城而西河之名移于此酈道元注水經以武侯浮

西河事繫之夏陽子夏陵及廟室繫之郃陽而於謁泉
山及文水絕不涉及子夏設教事張守節李吉甫輩始
指爲魏之西河子夏退老居此皆非其寔吉甫又謂黃
初二年於漢茲氏縣置西河郡卽今州理不知魏晉之
西河皆治離石非茲氏吉甫又謂周宣帝於此置汾州
大業三年廢汾州不知周隋之汾州皆非西河郡境吉
甫元和郡縣志叙述最有法而猶有舛謬甚矣地理之
不易言也癸巳歲

天子開四庫館妙選校讎之職總裁諸公疏薦先生以
鄉貢士入館充纂修官

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

廷對乙未夏授翰林院庶吉士先生起自單寒獨以文
學爲

天子所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
先生爲攷究顛末各得其意以去先生亦思勤修其職
以稱塞

明詔經進圖籍論次精審晨夕披檢靡間寒暑竟以積
勞致疾丁酉夏卒於官年五十有五平生無他嗜好惟
專於讀書雖詞義鉤棘難曉者一再讀之輒已渙然冰
解苟觀皆驚爲宿悟要由精誠所致其學長於攷辯每

立一義初若剽獲及參互攷之果不可易後儒多言易
亂於費直先生以漢書證之曰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
孟梁邱三家十二篇者經上下二篇十翼十篇此三家
所同也儒林傳云費直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
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不自立章句其解說經卽用
十篇之言而十二篇之目未嘗改也劉向以中古文易
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
初不言篇題與諸家異後人誤讀儒林傳輒咎費氏改
經不察之甚也周禮大馭右祭兩軹祭軌注云故書軹
爲軒杜子春云軒當爲軹軹謂兩轄或讀軒爲簪笄之
笄先生辨之曰軒當從或讀如笄杜君改爲軹與轄內
之軹二名混淆非也以轄釋轂端之軒亦非也軹者車
軹轄者轂末轄者軸末後代字書并轄字無之矣祭軌
字刊本多譌爲軌毛公釋濟盈不濡軌云自轄以上爲
軌陸德明依說文別之以軌从九車轍也軌从凡車式
前也依傳意宜音犯若音犯則字當作軌以韻攷之又
不合疑漢時軌軌二字相溷毛君殆誤併二字爲一與
其述明堂之制曰明堂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
央曰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東堂曰青陽太廟南堂
曰明堂太廟西堂曰總章太廟北堂曰元堂太廟四隅

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元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元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元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元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氏傳寘饋於个杜云个東西箱是也个者兩旁之名也古者宮室之制前堂後室有夾有个有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闔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禮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也四正之堂皆曰太廟四正之室其一太室故曰太廟太室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矣春秋昭二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說者莫得其解先生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曰王畿之辭非天王之號春秋凡書王猶列國之書其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爵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爲以國氏忽未卽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卽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周髀言北極璿璣四游又言正

北極樞璿璣之中後人多疑其說先生解之曰正北極者魯論之北辰今人所謂赤道極也北極璿璣者今人所謂黃道極也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璿璣每晝夜環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是爲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左是爲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上是爲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右是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漸進至四分周之一則春分夜半爲東游所極又進至夏至夜半爲南游所極又進至秋分夜半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歲四游所極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極後世失其傳也今人所用三角八線之法本出於句股而尊信西術者輒云句股不能御三角先生折之曰周髀云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三角中無直角則不應乎矩無例可比矣必以法御之使成句股而止八線比例之術皆句股法也嘗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世所傳郭注已刪節不全邢疏又多疏漏如釋言桄克也六經無桄字鄭注樂記孔子閒居皆訓橫爲克橫桄古通用書光被四表漢書引作橫被今孔傳猶訓光爲克文譌而義不殊也釋言庥廕

也卽詩不可休息之休釋木桑柳醜條卽詩蠶月條桑之條莊子云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當從釋詁解已爲此其攷證通悟多如此水經注譌舛久矣王伯厚引經文四事其三事皆注之溷於經者則經注之淆南宋時已然先生獨尋其義例區而別之云經文每一水云某水出某郡縣此下不更舉水名注則兼及所納羣川故須重舉經云過某縣者統一縣而言注則詳言所逕委曲故有一縣而再三見者經據當時縣治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經例云過注例云逕以是推之經注之淆者可正也閻百詩顧景范胡朏明雖善讀古書猶未悟斯失先生始釐正之同時頗有狂而不信者予深贊成其說今

武英殿所刊用先生校本海內始復見此書之真面目焉先生在書局校定五經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等書皆官爲板行其所撰述有毛鄭詩考正四卷考工記圖二卷孟子字義說三卷方言疏證十三卷原善三卷原象一卷句股割圓記三卷策算一卷聲韻攷四卷聲類表九卷屈原賦注九卷文集十卷則曲阜孔戶部繼涵爲刊行之

溉亭別傳

漑亭姓錢氏名塘字學淵一字禹美世居嘉定之望仙橋曾大父惟亮廩膳生與先奉政公爲從祖昆弟生太學生衡臣有三子彥昭早卒彥輝永輝皆太學生漑亭爲永輝長子甫在抱而彥輝撫以爲後始就傅習舉業出語便不凡旣補博士弟子與諸澂輪汪翊青王鶴谿王耿仲唱和爲古今體詩卽爲王西莊光祿王蘭泉侍郎激賞然漑亭意慊然猶未足不欲以詞人自命及選拔入成均試

闕下歸益肆力於經史之學乾隆四十五年舉江南鄉試對策爲通場第一明年成進士需次當得縣宰而漑

亭自以不習吏事呈吏部願就教職選授江寧府學教授公務多暇益刻苦撰述於聲音文字律呂推步之學尤有神解體素羸弱夏月常畏寒擁絮而攷辯精到議論風生不假公明三斗酒也春秋五十有六終於江寧官廨漑亭著律呂古義六卷自序云古之律傳而尺不傳律法待尺以爲用尺不傳則律不傳矣自荀勗以劉歆銅斛尺爲周尺載於史志莫有知其非者予得慮僂尺知勗所謂周尺之卽漢尺復得周尺知漢尺之非周尺因周尺以求律尺得今車工尺之八寸一分蓋周本八寸尺不可以制律律必用十寸尺卽昔人所云夏尺

者然則周不能自用其尺制律後人顧必曰周尺哉古律當無異度周必因乎夏商夏商必因唐虞十寸尺之爲二帝三王時律尺明矣周尺傳而律尺傳律尺傳而古律已無不傳其愈於用漢尺也不遠乎然予之爲此書非徒傳古尺而已兼以明律法焉夫累黍尺之千二百不能實八百十分之管也攷律之不必千二百黍也徑三分之積不盈八百十分也周黼之非兼用八寸十寸尺也後周玉律至隋而失其本數也雅樂燕樂之調法不同也中管調器之非律呂元聲也校律之用尺積也今權之用何度也皆律家所當知者也不知實管之宜異黍則容受必不符不知攷律之用方龠則黃鐘必非八百十分不知徑三分之積六百四十分則必以方徑爲員徑不知周黼止用十寸尺則聲不能中黃鐘之宮不知玉律之積數增多則隋志錯誤之故不明不知雅樂燕樂異調則郊廟與房中無別不知中管之非元聲則八音俱乖本律不知校律用尺再乘方則得數必舛不知今權所應之度則不能審古物之應律與否如是而律不可通矣夫言律必求其實用律之數寓於度量權衡而其聲應乎金石絲竹律本無不通故以是數物爲其用通則有法焉卽黃鐘之律是也故曰爲萬事

根本其明算篇曰算莫難於算圓圓周者圓算之本也
以方容圓徑同而周異圓周之有圓算若方周之有方
算故周異則算亦異倍其徑者四其算則初以爲周者
繼以爲算矣以方周除圓周而十之亦卽圓之算也由
是定爲方圓之率任所得之爲方爲圓無不可以推知
其所未得而術有古今疏密之不同古術方周四則圓
周三，是算亦方四而圓三也至劉徽注九章推得圓周
三一四有奇而去其餘數故徽術算算亦方四而圓三
一四也後人知古術之疏以徽術爲密依而用之雖間
有修改要不離此率自予觀之亦未見其密也試度取
一物之徑命之爲一則周且至三一六以上矣夫古術
泥於陽奇陰偶之說其疏固宜徽術則本之割圓割圓
之術有觚有弧矢其算之也有半徑與弦半徑常爲大
弦而迭爲句股以求其小弦半徑爲小弦所截成弧矢
有弧矢則半徑不盡半徑不盡則小弦不盡而割圓之
以爲弧者卽小弦也弦直而弧曲合之以爲周非其類
矣周之爲物如環無端割而爲觚必且無盡而割圓不
能無盡也斯則名爲周而實非周也而又不能無所棄
始之開方以求大股也可開而至於無盡也旣以其不
能盡而棄之後之開方以求小弦也亦可開而至於無

盡也復以其不能盡而棄之有所棄則非全數矣徽之
 割圓也止於九十六觚其於股於矢於小弦固皆曰餘
 分棄之是以二尺為方之圓周尚以六分半有奇為小
 弦夫以如環之圓而以六分以上之小弦九十六之
 為周謂其與圓合體也其孰能信之是故求圓周者可
 無割圓也度之亦略近矣度法絲豪以下常無象而不
 可以名則有一術焉更密於度周而可以相代者曰十
 倍其徑冪以為周冪而已我蓋得之於方方之徑冪即
 圓之徑冪也方之周冪猶圓之周冪也唯以十六為十
 是已數皆以十成而權衡獨以十六即其理也是故徑

冪一則方周冪十六而圓周冪十徑冪十則方周冪百
 六十而圓周冪百是為周徑之冪異位而同名夫如是
 則圓冪至十倍即周為徑而十倍其徑以為周矣是反
 覆不衰之術也舊術周冪不足徑冪之十倍故反覆之
 則必衰衰不衰何足深論顧如方之容圓有舒促何容
 圓無舒促則無如此術矣是術也可不用比例而得周
 徑與方圓不出乎乘除進退以開方而已矣求周徑者
 徑自乘而十乘之即周之自乘周自乘而十除之即徑
 之自乘求方圓者方自乘而十六除之復十乘之即圓
 之自乘圓自乘而十六乘之復十除之即方之自乘所

得皆平方開之也。舊唯周經有冪，今則方圓之冪又有冪，然皆因數以立術，非爲術以設數也。然則其數幾何？曰：術在數，可不言也。以徑一爲例，則徑冪百，周冪千，而方冪之冪十萬，圓冪之冪六千二百五十，是爲徑一則周三一六有奇，而方百者，圓七九零也。立圓立方，何如？曰：亦不過三一六爲圓，則六爲方而已矣。其較度篇曰：晉志列十五等尺，以晉前尺爲主，謂之周尺。玉海列六等尺，以司馬公所摹高若訥漢泉尺爲主，謂之周尺。其時漢尺之外，實未見周尺也。今曲阜孔氏所藏漢慮僦銅尺，建初六年八月造，當今工匠尺七寸四分，與晉志云晉前尺卽劉歆鍾律尺、建武銅尺者正同。卽司馬公家周尺亦無不同也。周尺今藏曲阜顏氏，以今匠尺校之，長六寸四分八釐。昔人以漢尺爲周尺者，非也。周有八寸十寸尺，以顏氏尺四分加一，得今匠尺之八寸，分是爲古十寸尺。昔人謂之夏尺，別於周也。商尺，蔡邕言長九寸。鄭樵言長一尺二寸半。按攷工記：夏后氏世室度以步，殷人重屋度以尋，步長六尺十寸，尺也。尋長八尺八寸，尺也。殷制用尋，明別無殷尺矣。蓋二尺三代同用也。蔡說出自臆撰，鄭樵則據三司尺言之。三司尺，范景仁謂之黃帝時尺，雖未可信，要非宋始有之。以漢

尺推算當長一尺三寸五分卽今匠尺也三司尺之八寸一分卽古十寸尺十寸尺制律三代當同愈於用漢尺遠矣又著史記三書釋疑於律秝天官家言皆究其原本而以它書疏通證明之律書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數語注家皆不能曉小司馬疑其數錯漑亭據淮南子太元經證之始信其確不可易又以淮南天文訓一篇多周官馮相保章遺法高氏注頗闕略罕所證明作補注三卷以闡其旨晚年讀春秋左氏經傳精心有得作古義若干卷以補杜氏之闕且糾其謬其所作古文曰述古編四卷詩曰

齋吟稿皆刊刻行世

漑亭少時執經於先君子予長於漑亭七歲相與共學予入都以後漑亭與其弟玷及予弟大昭相切磋爲實事求是之學漸至於古人而止比予歸田而漑亭學已大成每相見輒互證其所得吾邑言好學者稱錢氏而漑亭尤羣從之白眉也惜其未及中壽而撰述或不盡傳因仿魏晉人別傳之例述其事目如右

潛研堂文集卷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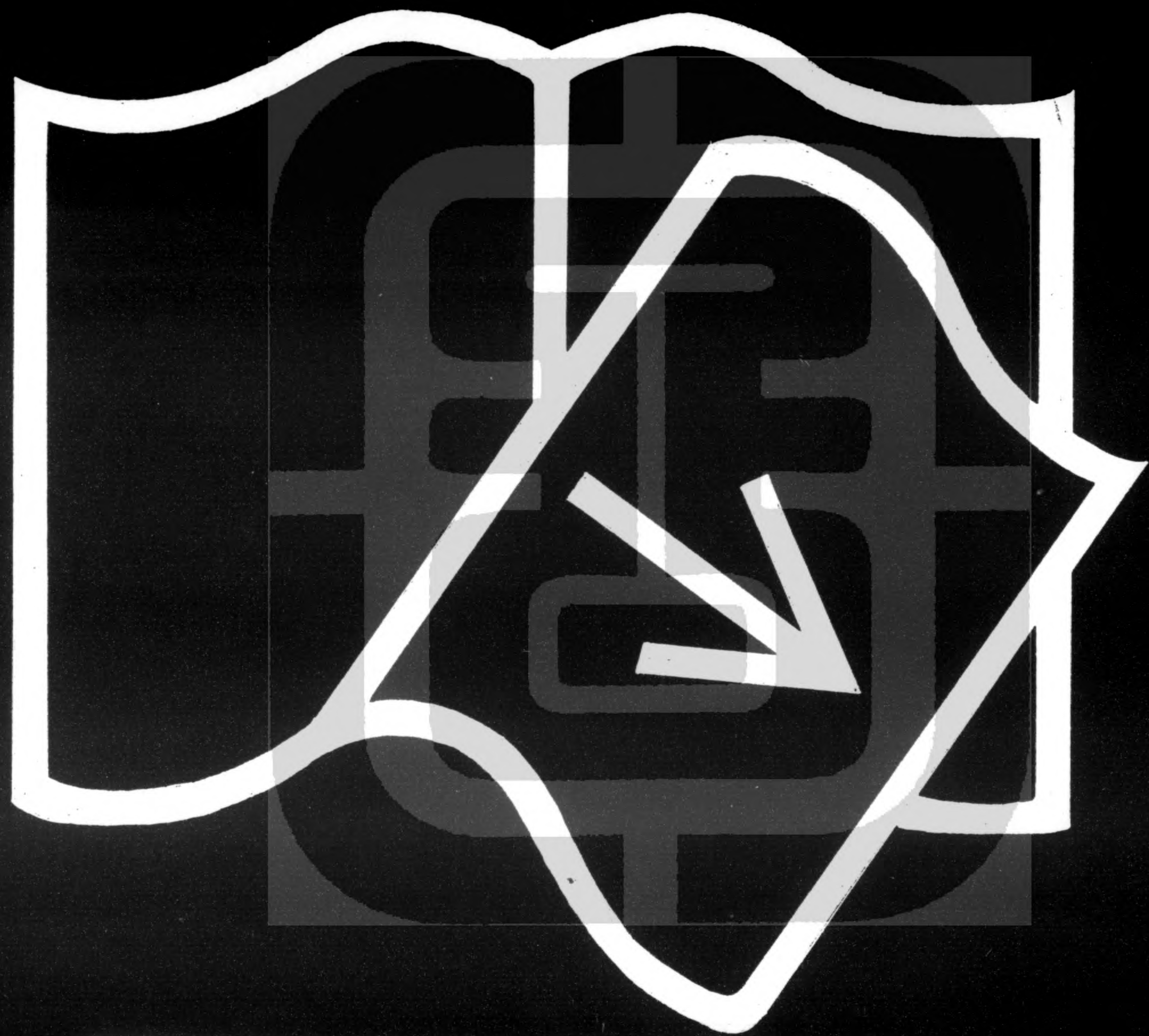
嘉定錢大昕

傳四

汪南有傳

孔子傳恆之六五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男帥女女從男夫尊妻卑禮之大經乃一介之士束修自好名湮沒不章何可勝算獨為節婦之夫者言行無所表見而史家傳列女牽連得書以制義之夫子轉賴從一之婦以傳此又理之變也蕭山汪進士輝祖之繼母王氏生母徐氏以雙節旌門子既為銘刻

之石柱矣已乃出其所述先人登仕君事狀讀之悚然
曰世安得此長者乎輝祖賢而有文且誠孝人也其言
故可信登仕諱楷字南有一字皆木先世自婺源遷鄞
又遷蕭山之大義村君少從蔣季眉先生學舉子業試
不利棄去習法家言既而曰刻深者不祥思損吾福又
棄去爲賈以羨置薄田百畷屬弟收租入養父母而納
貲爲官選得河南淇縣典史典史主縣獄故時囚之繫
者獄卒奴使之食常不飽衣垢不得滌有病不及時療
官數日一至檢獄具它弗問君在縣日省囚而問其疾
苦獄卒不得苛虐囚無瘐死者丞簿以下例不受民詞
黠者藉事恐獨取其酬上官以其俸薄而所取少不禁
也君自廉俸外無所取常屑蕎麥和米爲飯佐以豆腐
羹妻妾親紉箴以給僚友多嗤之曰我輩佐雜欲入循
吏傳耶家中豈少麥飯豆羹作官如此不如早歸君乾
笑而已亦不與辨在職八年以親老引疾歸則弟私
鬻所置田垂盡或言受產者率以博筭句致告之官可
復君終不言父歿罄所有營喪葬又爲弟償所負惡少
錢生計大窘乃跳身遊嶺南無所遇益鬱鬱遂病歿番
禺年四十有六乾隆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也輝祖早慧
能讀書君隨事啟牖之嘗問兒讀書何爲曰欲爲官卽



缺

P3

正色曰兒誤矣爲官不如爲人作人好雖不官不失爲人卽得官必不爲人詬詈一日兩窰器墮地薄者毀乃取完者示其子曰若彼厚如此則亦完矣君之立心如此蓋幾於古之不言而躬行者昔漢文稱絳侯東陽侯爲長者周嘉郡功曹耳光武亦稱爲長者行誼是取尊卑奚分予特表而出之其與曹世叔劉長卿之流僅以妻傳者異矣

李靜叔傳

李文淵字靜叔益都人生九月而能言蚤孤嘗詈其師母邢答之數十乃折節讀書以古人爲師視流輩鮮當其議論有根據而不苟同多類此靜叔旣沒同學私謚之曰孝悼子

論曰禮言毀不滅性懼人之過情而忘其身也雖然古之執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擗踊無數杖而後能起其守禮而不勝喪者固宜有之矣孝子之事親也知盡禮而已生死非所計也予旣嘉靜叔之孝又悲其有志于古人之學而天不假年遂以毀死乃爲敘其事毋使無述于後云

奚孝子傳

予嘗讀南史載會稽郭世通仁孝之風行於鄉邨鄰村

大小莫有呼其名者而其子原平又稟至行宋元嘉中
勅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里及游浙東訪永興之故址
未嘗不想見其人羅店在吾邑之東偏今析屬寶山縣
故民奚士本秀林以孝行旌門閭自其未旌之先鄉里
無不知有奚孝子者秀林歿而其子緝營又以孝稱鄉
里稱奚孝子與昔無異也吾鄉有郭原平而不爲表而
出之可乎緝營字聖輝幼入塾從師受業講論語至父
母之年不可不知輒簌簌隕涕師大奇之曰非是父不
生是子成童時母沈邁疾醫云難治緝營潛割臂肉作
湯以進母果瘳及授室後母病革夜偕其妻朱向北斗
稽顙乞減算以代母既歿緝營常宿父所秀林年七十
餘冬月惡寒緝營夜抱父足達旦父歿或勸以入粟求
仕則曰吾父以貧廢學布衣終身吾敢納粟希頂帶乎
兩弟早歿撫遺孤如所生女兒嫁某氏貧不克自存同
堂妹適某氏早寡皆依緝營以活分宅居之而婚嫁其
子女皆承秀林之志也其它荆義學平糶施棹多可紀
者寶山令李公元奮田公聯芳皆嘗題扁贈之子增慶
亦能亢其宗昔原平爲郡守蔡興宗所敬欲舉其次息
爲望孝史家以爲美談今緝營老矣當事有舉會稽故
事求望孝于奚氏其必在增慶矣夫

周山人傳

山人姓周氏諱顥字晉瞻芷巖其自號也世居嘉定城南性磊落不羈而未嘗與物忤家無儋石儲而未嘗以衣食累人讀書不應科舉而於畫獨有神解仿古賢山水人物皆精妙尤好畫竹與酣落筆風枝雨葉無不肖吾邑自朱松隣父子以畫法刻竹厥後有沈兼吳之璠周乃始諸人皆精其藝山人更出新意作山水樹石叢竹用刀如用筆不假稿本自成邱壑其皴法濃淡坳突生動渾成畫手所不能到者能以寸鐵寫之當時以爲絕品山人亦雅自負其運刀時若絲髮未稱意雖垂

成亦斧以斯之山人多髯而善飲自號髯癡富人慕其畫或致金幣不卽得偶然欲畫畫成隨手乞人無矜色人有延致之者或留半年數月或到卽辭去嘗游齊魯閒與單朱翁交相得朱將往江南山人附其舟歸朱之兄方令嘉定山人不知也抵吳門始知之不告而歸朱令異而訪之避不見逮朱去任卒于蘇乃幅巾往弔而哭之其介特多此類少時嘗病瘡一夜醉歸逢老叟衣冠甚異出一凡藥啖之五藏皆煖忽失寢所在經昔猶有異香自是宿疾盡去終身無纖介之疾年八十餘善飯健步不異少年乾隆三十八年卒年八十九族子笠

字牧山亦工畫山水晚以藝事游淮揚間諸公爭出重價購之吾鄉近日言畫者稱大小周云

方節婦傳

方節婦毛氏常熟方炳先之妻炳先死節婦慟幾絕意若不欲生者舅姑止之曰若死奈兩老人與弱子何節婦乃不敢言比葬將奠于墓所家貧僅以一筐載兩肴而無執筐者計莫出或欲試節婦志謂曰若能守邪若卽執筐行不能守毋徒自苦爲節婦卽執筐涕泣之墓上立雨中向墓呼號誓終身爲方氏婦觀者咸太息有泣下者其事舅姑有禮終身無詬諍聲所事姑炳先之後母也以哭子失明節婦晝夜舐之數月一目復明子曰恆益少時節婦教之極嚴嘗曰人謂孤子當姑息吾意殊不然子不才而貽先人羞乃不如無子也節婦年二十九而寡至九十七乃終子孫遂昌大矣雍正元年有司上其事於

朝有

詔旌表建坊于阜城門外乾隆二十二年節婦之孫春熙以進士官吏部請假省父母拜節婦于堂上時年九十餘視聽猶不衰僉曰節孝之報也以孫貴推恩累贈宜人

論曰予聞常熟梅李鄉有方孝子煥先嘗刲股醫其父問之吏部乃知卽炳先弟也夫子事後母能得其歡者尠方氏之後母哭子至于失明知炳先之善事其親矣節婦能成其夫之志事尊章撫藐孤支持數十年以昌其後其高行安可及哉

夏烈女傳

烈女夏氏吳縣廩貢生開鸞之孫儒士沂之女世居太湖濱之金墅鎮幼有至性父母甚愛之許字長洲王本石未昏而本石夭烈女聞之卽不飲食母令之食以不飢對母察其舉動如常時弗之防也其夜母已就寢烈

女易衣裳縫紉上下連屬訖舉母帳視之母問兒何不睡曰欲再看吾母耳又至弟妹所泣下若將別者歸至房自經家人莫之知也詰旦戶未啟母呼之不應排闥視之大駭比斂顏色如生衣領間微露紅紙出之則王氏聘帖也時乾隆十四年四月廿六日年二十有六又六年本石兄衣言迎其柩合葬烏龍山之南麓癸丑秋顧子禮璜爲子述其事去烈女之歿四十餘年矣

論曰女子之義從一而終女而未嫁聖人固不以從一之義責之也而或終其身不肯字甚且甘以身殉彼其誠一之至視死如歸務求乎心之所安是亦巾幗中之

夷齊矣夫孝與節一也女之孝者莫烈於曹娥先絡是
兩女者豈非可以無死者哉君子不强人以所難而尤
樂道人之善此予所以賢烈女而樂爲之傳也

施節婦傳

節婦朱氏 人處士企汾之女年十五嫁國學生施
鎬元鎬元長節婦五歲幼有羸瘵疾數咯血久之疾且
殆節婦手自調藥焚香願以身代終不起節婦痛夫不
年且無子泣不食舅姑撫之曰汝夫冢嗣也異時聲洪
有子當以後汝汝其勿悲聲洪鎬元仲弟也又六載而
聲洪生子克仁既咳而名卽養于節婦所克仁稍長就

傳還必問晝所讀何書燈下課之覆誦節婦紡棉花遲
之書聲與軋車聲常相答也其事舅姑甚謹姑疾侍左
右不解帶者三年及卒號泣曰吾早寡依姑以活姑死
何以生爲每朝夕奠輒嗚咽失聲族鄰咸哀異之節婦
今年四十有六歲守節者三十年

論曰古之稱婦德者曰德言容功而節義不與焉不得
已而以節義稱非女士之所樂聞也雖然其姜之詩列
于經班昭之誡著于史以閨閣之賢而令所天姓氏藉
以不朽其榮多矣施上舍聲洪博聞耆古與予善爲述
節婦事甚備故采而著之施氏世居吳縣之洞庭山今

爲嘉定人

節行錢孺人傳

孺人姓錢氏嘉定縣外岡里人歲貢生巢縣訓導麟之曾孫太學生衍之孫太學生楷之女而寶山學附貢生朱鐘勲之元配也幼而端靜不苟言笑祖母曹太孺人特所鍾愛八九歲通孝經及女誡稍長習鍼黹不假女師自然精妙其歸於朱也事尊章以禮親郇咸稱爲賢婦鐘勲者古能文有聲庠序讀書率至夜分孺人親縫紉或紡木棉篝燈相助未嘗有勸色洎夫亡孺人方娠慟哭誓以身殉姑王太孺人力止之越三月免身泣謂

姑曰吾事畢矣撫棺一慟氣息垂盡亟延醫診之曰心脈絕矣遂卒年 十 子淮太學生

太史氏曰孺人於子爲族姊子幼時隨侍先奉政公館族父家孺人尙在室所居甚偏仄言笑之聲未嘗聞於外足跡未嘗一踰闕也古者嫠婦稱未亡人蓋同穴之誼勇於速死孺人方盛年家計饒裕而志在從夫地下之死靡悔其節行有足多者紀之彤管何謝古人哉

吳孝婦傳

吳孝婦徐孺人先世自錢塘遷於吳祖大晟誥授中憲大夫父宗潮早世孺人幼習詩禮有識度大

父欲試之名諸女及女孫輩陳珠琲于几令各自擇取
孺人最後取其下者年十九歸同邑國學生吳廷鏗事
舅姑如父母姑嘗遭危疾閱數醫不能治孺人潛取金
刀剗臂上肉二片急投湯劑中血流霑袖姑服之得瘥
孺人初不自言也及姑歿哀戚盡禮率娣婦持門戶豈
遵先姑遺規兩小姑在室撫視教導以至遣嫁雖慈母
弗是過焉敬事夫子內政嚴飭所生子女雖甚愛有小
過未嘗假以詞色每誡諸子曰汝曹讀聖賢書勿視為
口頭語出言毋詭坐立勿跛倚小節不謹卽下流之漸
也性寬厚善遇婢使壺外不聞鞭笞聲於乳媪之子必

時其飲食曰若舍若子而食吾子吾忍飢若子乎年三
十有二卒時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日也有子三人嘉
泰長洲縣學生嘉濟嘉源國學生季子嘉淦側室所生
也

論曰自唐陳藏器本艸拾遺言人肉可療瘵而割股者
遂不絕於史冊獨昌黎韓氏排之以為毀支體非聖賢
所為是大不然夫忠孝一理也納肝漆身之事聖人未
嘗為而後世罕有議其非忠者何獨於親而惜其肌膚
況肌膚本受於親者乎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重
責人以忠而靳予人以孝非持平之論也昌黎之論特

潛研堂文集 卷四 二
謂朝廷不當旌門以表異之耳匹夫匹婦行孝於家豈
冀異日之褒揚而爲之雖不旌其門其孝自不可沒也
嘉泰從子游有志讀書思其母懿行弗彰請予爲之傳
予故題之曰孝婦亦遵前史之例云爾

潛研堂文集卷四十

門人吳嘉泰校字

